

# 陕西岐山凤雏村西周建筑基址发掘简报

陕西周原考古队

周原位于陕西西部，北倚岐山，南临渭河。地势西北高，东南低，箭括岭为岐山最高的山峰。山麓平原海拔在900米上下。这里沟河交错，土地肥沃，自古就以“周原膇膇，董茶如飴”著称。古公亶父时，因避狄人，自豳迁徙于岐山之阳，在这里建都立国，至文王时迁丰（今长安县沔河以西），前后三代人在此经营，为灭商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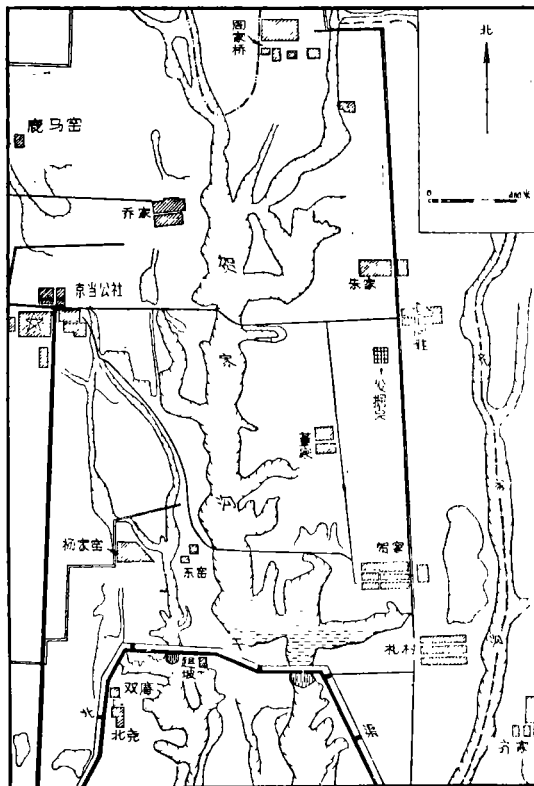
为了探索周文化的起源，解放以来，陕西省文管会、省考古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研究室，在此进行了多次调查发掘。1976年2月开始，省文管会和有关市、县文博单位，结合北京大学、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教学实习，对周原西周文化遗存进行了考古发掘。这次发掘同时在岐山凤雏村和扶风召陈村、云塘村进行。这里只报道凤雏村的发掘情况。

## 一、地层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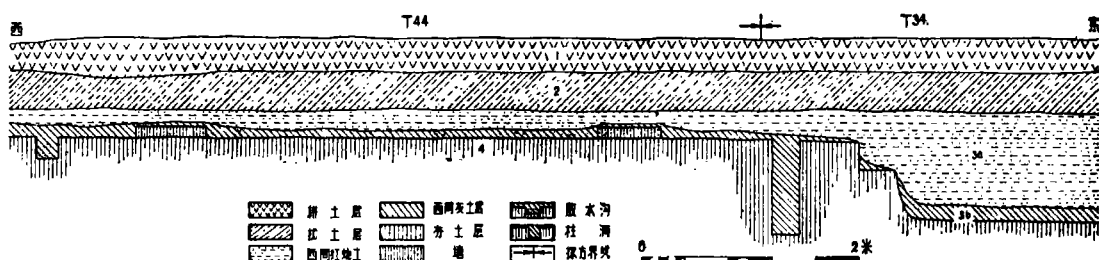
凤雏村位于岐山县东北，属于京当公社贺家大队，西南距岐山县城二十五公里，北距岐山二公里，地势由北向南逐渐低下。1976年2月，凤雏村生产队社员在平整土地时发现了大量红烧土、墙皮，经我们勘查，认为是一处居住遗址，便在此进行了发掘（图一）。发掘证明，这里是一座大型的宫室建筑基址（编号为甲组宫室〔宗庙〕建筑基址）。

这个建筑基址位于东西长约100、南北

宽约100米的遗址中间的东半部。遗址的地层可分为四层（图二）。第一层，为现代耕土层，厚30厘米左右。第二层，为汉代以后的扰乱层，厚约28—40厘米，出土宋元瓷片，土色灰褐，土质较硬。第三层，为西周文化层（分A、B两层）：3A层，厚30—87厘米，灰褐色，层内夹杂许多红烧土块和少量的西周绳纹瓦片，为房屋废弃后的堆积层；3B层，厚4—11厘米，为红烧土堆积层，属于房



图一 凤雏遗址发掘位置图



图二 T34、44地层图

屋倒塌堆积，有夯土墙、墙皮、草拌泥，下压红灰褐色的灰层，在灰层内出土有西周陶鬲、瓷罍等。第四层，为房屋的夯土台基，厚130厘米，甲组宫室的全部房子，都建筑在此夯土台基上，房子墙基打破了夯土台基。北半部的房子和院子被3B层红烧土覆盖，其他地方大多为第二层堆积覆盖。

在整组建筑房基的西半部，即前院、西厢房、前堂偏西、西小院等分布有二十九个窖穴和灰坑。窖穴内土质松软，为红褐色，内有红烧土和墙皮，所有窖穴都打破了夯土台基，说明窖穴是筑成夯土台基以后再挖的。

## 二、房屋的平面布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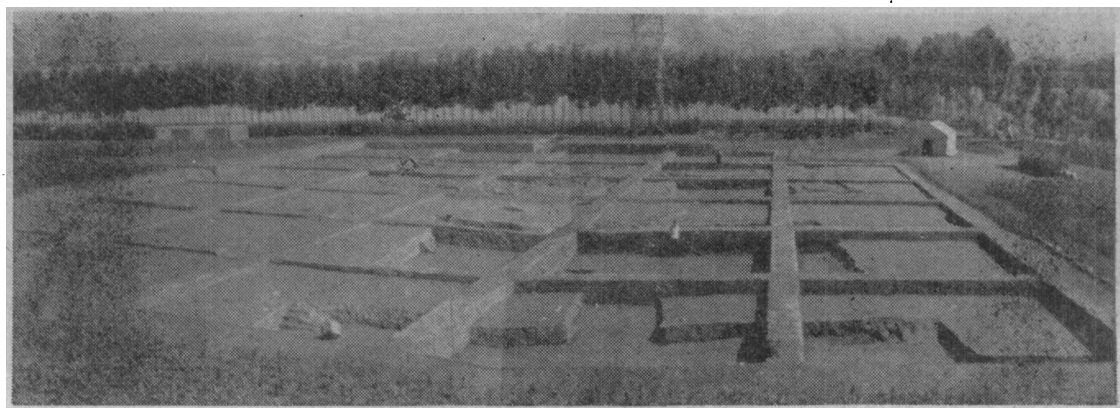
房基南北长45.2、东西宽32.5米，共计1469平方米。南北向，偏西北10度，以门道、前堂和过廊居中，东西两边配置门房、厢房，左右对称，布局整齐有序(图三、四)。

1.影壁：位于门道前4米处。东西长4.8、

厚1.2、残高0.2米。影壁残基的南北两面均抹有由细砂、白灰和黄土搅拌成的三合土墙皮。影壁的东端有南北排列的柱础石两块，西端虽无柱础石，但仍留存有木炭痕迹，可见当时影壁上覆盖有护顶。

在东、西门房和东、西厢房台基南边布有七个擎檐柱洞，内填红烧土块，底有灰土。在东、西门房和东、西厢房台基相连接的内角处，有两个对称的斜坡状台阶，长1.2、宽1.4米，是挖好院子后另建的。通过这两个台阶可以分别进入东、西门房和东、西厢房。

2.门堂：由正门、东门房和西门房三个部分组成，正门居中，门道南北长6、东西宽3米。中间地面稍高，南北两面有缓坡，地面和墙壁都用三合土涂抹，光滑坚硬。门槛在门道中间偏北。门道东西两侧贴近墙壁处各有柱洞四个，间距0.8、1.9、2.9米，底置柱础石，东面南端一个柱洞内残存有0.5米深的木炭灰痕。



图三 凤雏甲组建筑基地

东门房台基东西长8、南北宽6米，高出南壁檐坡地面0.48米，高出中院南边地面0.6米。原来地面已被破坏，上压扰土。有柱洞、柱石十一个，其中五个在台基北边，柱心距台基边沿0.6米，间距2.2—2.8米。中间两个较近，与扰乱有关。台基南边有柱洞、柱石四个，房中偏东有二个。

西门房与东门房对称，台基的大小、高度与东门房相同。原来地面也被削去，上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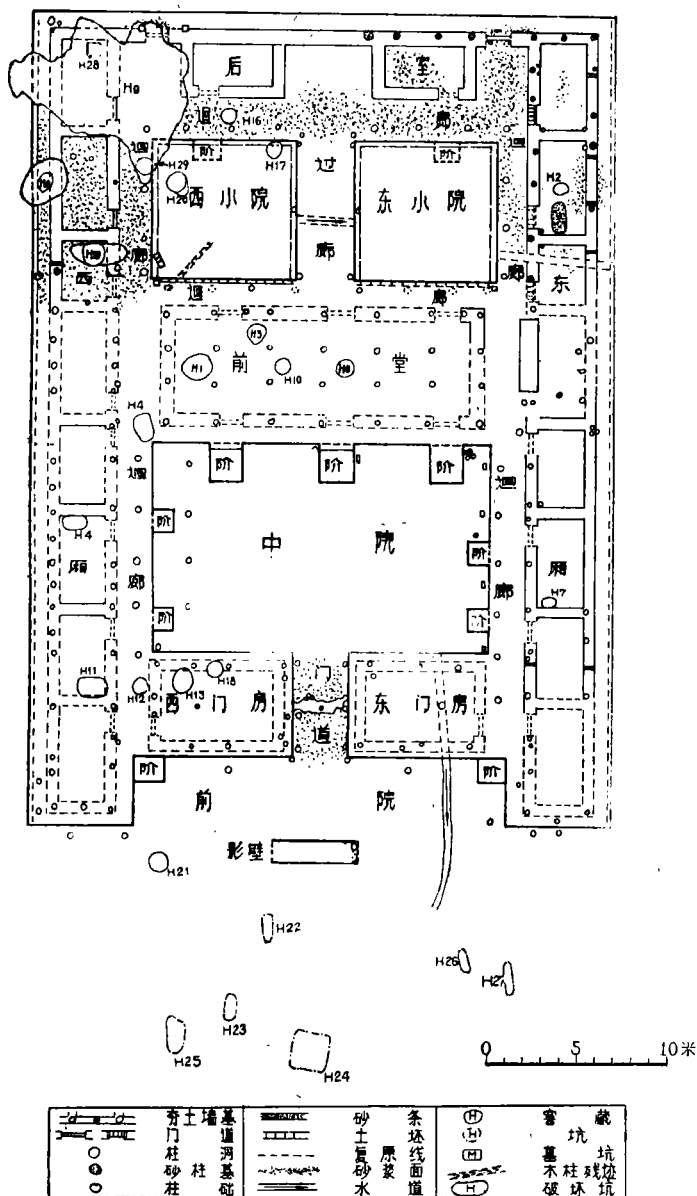
扰土。有柱洞、柱石十一个。有的柱洞底无柱础石，有的柱础石已露出地面，分布较有规律。以北边一排为例，距台基边沿0.5米，其间距由东向西分别为2.7、2、2.3米。由遗迹看，两侧门房当各有房三间(图九)。《尔雅》：“门侧之堂谓之塾”，这里的门房与文献记载是一致的。

西门房内有窖穴二个。H13为圆形，内填红烧土、三合土墙皮和草拌泥，并有绳纹陶片。H18为椭圆形，内填物与H13相同。

3.中院：是一个东西长18.5、南北宽12米的大院子，周围略高，低于房屋台基0.61米，中间最低处低于房屋台基1米，地面平坦，略向东南倾斜。接近四周房屋台基有1米宽的檐坡，坡面上抹有灰浆。在东、西厢走廊和堂前有擎檐柱洞十四个，计：东厢走廊檐柱柱洞四个，有长方形和方形两种。底有柱础石和小石块，深度不一，一般在0.2—0.34米之间。有的已露出地面，间距由南往北为3.85、3.8、2.5、6.85米。西厢房走廊前有檐柱柱洞六个，其中两个紧贴走廊台基东边，四个距走廊台基东边沿1.3米左右，柱洞圆形，间距在1.8—3.2米左右。

前堂的檐柱柱洞已清理了四个，有长方形和圆形两种，在中阶西侧与前堂交角处的一个柱洞，底无柱石，在东阶东侧有一堆较平整的铺石，应是立柱用石。

中院东西两边各有台阶二组，约三层，分别通往东、西厢走廊。阶面大部分被破坏，仅在两边和部分阶面上有坚硬的灰土皮。台阶大小相同，阶长均为1.2、阶宽约1.3米，东边两阶相距2.5米，西边两阶



图四 凤雏西周甲组建筑基址平面图

相距2.9米(图一〇)。

中院北面有三组大台阶,正对前堂门,均为斜坡形,阶面和两侧都涂有灰浆饰面,中阶的西侧饰面保留较好。三阶大小不一,东阶长1.9、宽1.9米,中阶长2.1、宽2.2米,西阶长1.8、宽1.9米,东阶距中阶4米,中阶距西阶4.4米。中阶往东偏离中轴线约1米,东阶、西阶相应偏离,当与前堂作偶数开间有关(图一三)。

4.前堂:为甲组建筑群中的主体建筑,原地面已被破坏,有的柱础已暴露于地表。前堂南边台阶的最高处高于堂基,而堂基又略高于西厢房及堂后的过廊,前堂的台基应是最高的,约比周围房屋台基高出0.3—0.4米。柱洞排列整齐,南北四行,东西七列,柱础石为自然石块,一般较大,面较平,东西间距各约3米,南北间距各约2米。面宽六间,通长17.2米(由东往西数以第一行柱中心为准,以下各房均依此例。无柱洞者,以墙中心为准),进深三间,宽6.1米(由南往北数第一列柱中心为准),整座建筑面积约104.9平方米。四周外檐墙大部分被破坏。堂前第一、三、五室应有门(自东向西数),因遭破坏,已无残迹可寻,在一室与五室的后檐墙中各多一个柱洞,应当与安置后门有关系。

前堂的前廊虽无廊柱,但有擎檐柱,廊基宽1.1米,后檐廊略宽,为1.2米。台基的东北角和西北角有两个对称的方形柱洞,边长0.25、深1.3米,东北角的柱洞底部有柱础石,紧靠西北角柱洞有一块长径0.25米,呈椭圆形的石块,并有一条倒向西小院的木柱灰痕迹,残长2.35米,残宽0.15米,似是柱的残迹(图一二)。

前堂台基北壁用土坯砌成,上涂三合土,用以保护堂基。

前堂的西半部有四个窖穴(H1、H3、H6、H10),这四个窖穴里面装有鸡骨、猪骨、残陶片等。

5.东、西小院和过廊:东小院和西小院低于周围房屋台基0.59—0.61米,东小院长7.85、宽8米,西小院长7.85、宽8.1米,略呈正方形。过廊位于两小院的正中间,南北长7.85、宽3米,两侧各有柱洞三个,间距均为3.8米,地面已被破坏,现存台基比后室台基高约10厘米。

东、西小院内为周围倒塌房屋的红烧土堆积,四周略高,地面向东南倾斜,院边有一定的坡度。

东小院北侧偏东、西小院北侧偏西各有一个对称的台阶通往后室,两小院南壁和西小院西壁台基用草泥土坯砌成,西小院内有关穴(H17、H20)两个。

6.后室:共五间,东西排列,面朝南。面宽23、进深3.1米。有走廊,廊宽1.6、长20.5米,有柱洞八个,柱洞间距约2.3—2.7米,地面为三合土灰浆面,大部分保存完整。西边有关穴(H16)一个。

后室的后檐墙和东、西厢北面山墙连接为一体,厚0.75米,墙外有宽约1米的台檐,长32.6米,上有片断三合土面残迹。后室的前檐墙和隔断墙均厚0.58米。自东至西编为一、二、三、四、五室:

一室:面宽3.2米。后檐墙偏西有后门,门槛槽长1.1、宽0.2、深0.1米,门外地面横放土坯一块(图一四)。

二室:面宽5.2米。后檐墙有夹壁砂粒柱础三个(用碎石子掺白灰做成,下称砂粒柱础),径0.25米。西墙残高0.15米。前檐墙偏东有门,门宽1.1米。室内地面为灰浆面,有两层,上层厚0.02米,当是修补时加抹的。

三室:面宽5.2米。室内地面较平整,为三合土浆面。后檐墙有砂粒柱础一个。

四室:面宽5.2米。由残迹辨认门开在前檐墙的偏西处,门宽约1.1米。室内堆积大量红烧土(图一五)。

五室:由于塌陷,室内地面不清。后檐

墙偏东处有门的残迹。

7.东、西厢房：每厢房各有八间屋子，南北排列，左右对称。前檐有走廊，台基与东、西门房和后室大体在一个相同的水平面上。

东厢房，通长42、进深2.6米。除五室西墙和八室北墙外，其余各室的墙均厚0.58米，为夯土墙基，保存不够完整。廊宽1.5米，有廊柱洞九个，间距均为2.5米。由南往北数，第一间最大，面宽6.2米，南墙有柱洞三个，西墙有被扰乱的柱础石四块，墙基被毁。第二间面宽5米，有八个柱洞，其中砂粒柱洞四个。第三间面宽5.3米，室内西南角有长方形火烧坑一个，坑长0.92、宽0.52、深0.50米，底部和四壁被火烤红，并有人为的壁面。第四间面宽5.2米，室内东南角有一砂粒柱洞。第五间西墙较厚，为0.90米。第六间面宽4.2米。第七室面宽5.5米，三合土地面保存较好，室内南边有一块长1.4、宽0.5、厚0.15米的夯实砂粒地面，特别坚硬，在它的北边有一个长0.7、宽0.6、深0.4米的火烧坑，四壁被火烤红，西墙偏南有门，门宽1.1米。第八间面宽5.4米，室内地面除中部不清楚外，其余部分均为三合土灰浆面，门开在西墙偏南，门宽1.1米，北墙与后室后檐墙连接，但它的厚度显然较薄，为0.6米。东厢房共有夹壁砂粒柱础十三个，并在东墙中有与墙厚一致的砂粒槽四条，每条宽0.15米。

西厢房也是八间。前有走廊。其通长、廊宽、廊柱、间距、各室大小，基本与东厢房一致。西墙中有柱洞二十个。东墙有柱洞和扰乱石二十二个。以第六室室内和走廊地面最为完整，有三合土灰浆饰面。西墙和隔墙的墙基清楚，有明显的分层，每层厚约0.08—0.16米，有半圆状的夯窝，窝径0.03米，墙残高0.15—0.2、厚0.58米。墙的两壁面抹有三合土墙皮，厚0.01米，也有一条与东厢房墙基相同的砂粒槽。第七间四周墙基残高

0.15—0.25米，夯层薄厚不一，有0.1、0.15和0.18米三种，室内三合土灰浆地面除极少部分被H8破坏外，其余保存完好，厚0.02—0.03米。距北墙0.45米处有二个径0.15、深0.12米的窝状洼坑，相距0.5米（用途不详）。东墙南段朝西有门，门宽1.1米，门槛槽宽0.7、深0.07米，槛槽西有与槛槽等长的木炭，可能是门楣被烧毁后的遗留。室内紧靠隔墙，距门0.65米处出土锥形足鬲、器盖和径长10厘米的大蚌壳。门外走廊上出土有瓷罍一个。第八间大部下陷，仅清理出西北角和北墙的片断墙基。二、三、六、八室内，各有窖穴一个，二室内H11出土有大批西周时期的甲骨。

8.排水设施：东门房台基下，有一条南北走向的水道，水道南口西距门道5.6米，北口西距门道5.04米，向南排水。作法是：先在台基上挖一条宽0.6、深0.9米的槽子，然后在槽内放置陶水管，水管共六节，长短不一，由北向南，第一、二、三节均长0.9、大头口径0.24、小头口径0.15米，第四节长0.96、大头径0.28、小头径0.22米，第五节长0.91、大头径0.23、小头径0.14米，第六节长0.77、大头径0.23、小头径0.14米，将小口套在大口内，安放妥当后，再填土夯实，与室内地面平齐，第六节水管以南的水道，是用河卵石砌成的（图一六）。

过廊中部下面也有一条用河卵石砌成的东西走向的水道，通过东小院，经东厢房第六间将水排往东边南北走向的大水沟内（图一七）。

在整个建筑的东、西、北三面都有台檐、东侧台檐宽1、西侧台檐宽0.8、北侧台檐宽1—1.1米，台檐外有宽0.2米的散水沟。所有台檐均呈缓坡向外倾斜，地面全部采用三合土涂抹。


### 三、营造技术

甲组建筑基址是一处规模宏大的建筑

群,兴建时应按一定的工序进行。在建屋前,先要整治基地,然后用黄土构筑成长方形的台基,台基的高度约1.3米,这个尺度是从窖穴剖面得出的。

前堂台基与台阶之间有明显的分界线,按此分析,其修建的程序是:在夯筑成整座台基后,再挖去院子和门道的夯土,并把台基、院子四边切齐,依次完成开沟排水,挖洞立柱,筑墙建屋的工序。

房屋的隔墙,大部用黄土以圆夯头分层夯筑而成。墙身有一定的收分。墙身厚度不一,最厚的为东厢房第五室的前檐墙,厚0.9米,其次为后室后檐墙,厚0.75米,再次为东西厢房北面山墙,厚0.6米,其余为0.58米。这些差别的存在,说明周人对墙体厚度的选择是按实际用途决定的,并不象文献所载,一律是“墙厚三尺(周尺)”。

墙的夯层厚度,一般为10—16厘米,夯窝径约为3厘米。西厢房第七室墙基的夯窝痕迹呈“形,显然是将五个夯锤捆扎在一起进行夯打,这比用单夯夯打在技术上进了一步(图一—)。

东厢房东墙北段和西厢房西墙部分墙基内,有宽0.15米,长与墙厚相等的砂粒条,我们初步推测它是用来填实两堵夯土墙之间的合缝的,说明版筑技术日益完备。

关于墙面的整治,《周礼·考工记》中提到“白盛”,郑玄注:“以蜃(蛤类)灰垩墙”,当指以“三合土”装饰墙面。这里所见墙面上的条槽痕迹,就是为了易于涂饰三合土墙皮而刻划的。

此外,前堂的台基后侧有用土坯的,为以后砖木结构开辟了一个新途径。

柱洞的作法不一样,有方形、长方形和圆形三种,大部分底部置有柱础石。有的柱础石较大,平面向上,有的用若干小石块,或在较大石块四周填塞小石块,有的用0.5—1厘米直径的碎石子搅拌白灰注入柱洞15—20厘米,做成砂粒柱础。砂粒柱础大多数

是夹壁柱,有的全夹在墙内,有的只夹三分之一。这种柱子直径较小,一般约25厘米。立柱较细,排列比较密,间距1.8—2米左右。廊柱、檐柱和前堂的柱洞,也有明柱和暗柱两种。这类柱洞分布较疏,间距在1.8—3米之间。柱径30—50厘米不等,而以前堂的柱径最大。柱洞的深浅不一,通常在30—60厘米,最深的1.3米。除方形、长方形、砂粒柱洞的口底一致外,其它柱洞都是口大底小,从柱洞的材料分析,当时用的最小的木柱在30厘米左右,最大的在50厘米左右,其建筑规模由此可见一斑。

前堂的高度由倒在堂西北角西小院内的木柱炭化残迹推测(这根木柱残迹长约2.35、宽约0.15米,属于前堂后侧迴廊檐柱),前堂的檐高当在3米上下。

关于屋顶,从大量红烧土和少量绳纹瓦,也可得到启示。这些堆积物中除墙皮、墙壁外,还有覆盖房顶的芦苇和半圆形的木棍、带有麦秸痕迹的红烧土块。屋顶好象用立柱和横梁组成构架后,在横梁上承檩,列椽,构成屋顶骨架,然后用芦苇铺在椽上,上抹几层草秸泥,厚7—8厘米,形成屋面,为防止雨水冲刷和延长使用年限,可能在屋脊和天沟用瓦覆盖。瓦为泥条盘筑,背面饰绳纹,带有瓦钉或瓦环,是迄今我国发现最早的瓦(图一八、一九)。

#### 四、主要出土物

甲组建筑基址内出土完整器物不多,其中以卜甲、卜骨最多,约一万七千多件(片)。其它还有:

##### (一) 陶瓷器

陶鬲 可分二式。Ⅰ式,标本T44(3B):1,口径21.9、高29厘米,形体较高大。高领,扁裆、锥形足,通体饰交错绳纹,由口沿看属鬲下半部,为西周早期常见器形(图二〇、图五:1)。Ⅱ式,标本T37(3B):22,口径20.7、高12.3厘米,体矮,宽口沿,口沿上有弦

纹,腹饰竖行和斜行绳纹,裆近平,足呈袋状。(图二一、图五:2)。

陶罐 标本T37(3B):4,口径6.7、高11.5厘米,小口,短颈,鼓腹、平底,颈下饰二道弦纹,肩饰三道弦纹,底饰绳纹(图五:4)。标本T36(3B):7,口径13.2、高40厘米。小口,颈稍长,有一道凸棱,折肩,肩上有半环状双耳和锯齿绳纹,平底(图二二、图五:8)。

瓷豆 形制变化较大,主要有三种形式。Ⅰ式,标本T35(3B):26,口径14.6、高6.3厘米。口稍敛,口沿外有三个凸饰,足外侈,与凤雏大队贺家村西周M113中出土的瓷豆相似(图二三:下、图五:7)。Ⅱ式,标本T44(3B):22,口径13、高6.1厘米。口沿外撇,肩上部内收,并饰一组弦纹。釉薄,有剥落(图二三:上、图五:三)。Ⅲ式,标本T43(3B):8,口径13.6、高5.7厘米。口沿外撇,折肩上部稍内收,有一组弦纹,柄粗矮和足连为喇叭形(图五:6)。以上三式瓷豆,均为暗灰色胎,器内外施有黄灰色的薄釉。

瓷盘 出土于西厢房第七室走廊T34(3B),全为碎片,已复原。口径25.6、高33厘米。盘口,敛折缘,广肩,鼓腹,平底。肩部有二系,腹饰方格纹。质地与瓷豆同,器内外施青灰色釉(图五:5)。

(二)铜器:主要有铜泡、铜铍、铜片

等(还有铜渣)。铜泡圆形,有的圆面上饰有十字形。铜铍T36(3B):16,双翼,长铍(图六:2)。

(三)玉石器:大多数镂刻有几何花纹,数量较多,有的相当精致美观。如玉削T37(3B):10,通长11.2、中宽1.9厘米,隆背,凹刃,翘首。柄稍残。制作精致(图七)。其他尚有玉管、玉珠、玉佩、玉鸟等小件器物(图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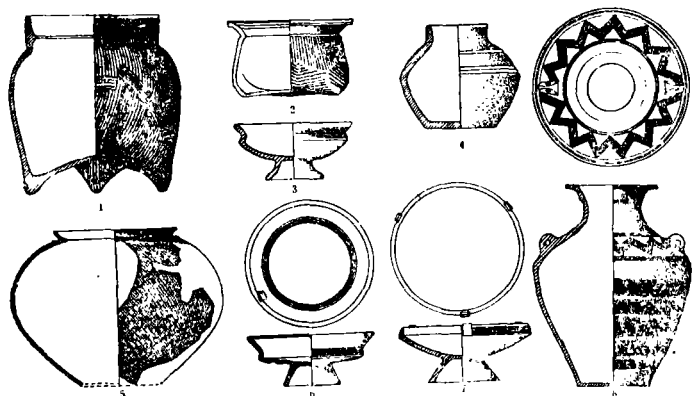
(四)蚌饰:有蚌泡、蚌铍(图六:1)和蚌壳等,数量很多。蚌泡一般为圆形球面,背平,中心穿孔,也有方形的,上面涂有硃砂。

(五)卜甲和卜骨:在西厢房二室H11中出土大批卜甲和卜骨,计约一万七千余片。经初步整理,有字卜甲一百九十多片,字数约六百多。每片字数不等,最少的一字,最多的三十余字,详细情况见本期《陕西岐山凤雏村发现周初甲骨文》一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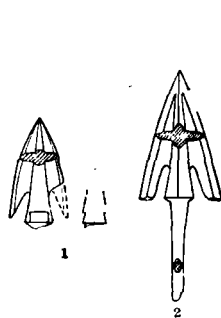
## 五、建筑的性质及年代

凤雏甲组建筑基址,是由许多单体建筑组成的建筑群,是西周时大奴隶主贵族使用的。它与沔西张家坡西周早期的、平民居住的土窑式房屋迥然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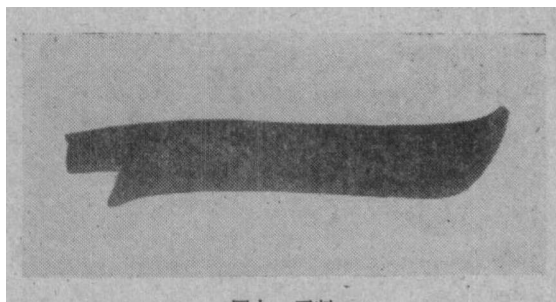
这组建筑物的用途,《尔雅·释宫》:“室有东西厢曰庙,无东西厢有室曰寝。”《仪礼·士冠礼》:“筮于庙门……筮与席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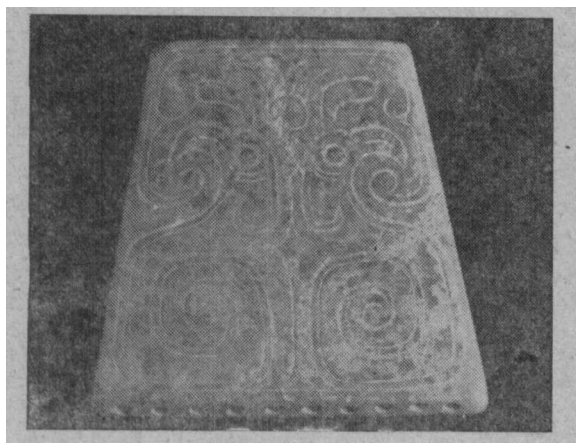
图五 1.Ⅰ式陶鬲 2.陶鬲 3.Ⅱ式陶瓷 4.陶罐 5.瓷盘  
6.Ⅲ式瓷豆 7.Ⅰ式瓷豆 8.陶罐



图六 1.蚌铍  
2.铜铍



图七 玉削



图八 玉佩

卦者，具饌于西塾。”这组建筑物有东西厢房，每一排厢房又有“室”八间，在西厢房的第二室的窖穴H11中又出土了大批的甲骨，因此，这组建筑应是作为宗庙来使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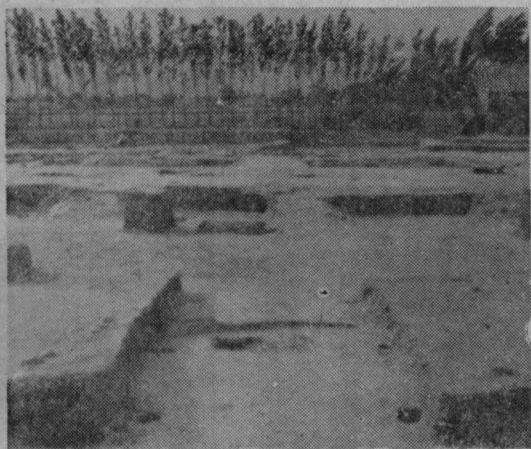
这组建筑物的时代，在H11出土的卜甲中，有祭祀殷人先王帝乙（H11:1，“彝文武帝乙”），有记载殷王来田猎的（H11:3，“衣殷王田至于帛”），有求祐于殷人先王太甲的（H11:84，“其率又大甲”），这些卜甲应该是武王灭商以前的。因此，这组建筑群的始建年代，有可能在武王灭商以前，至于它

的下限，这里出土的Ⅱ式陶鬲（T37(3B):22），与沔西张家坡西周墓地M147:4陶鬲，形制和纹饰都完全相同（见《沔西发掘报告》图版柒伍，6），M147:4鬲的时代西周晚期，这里出土的陶罐T36(3B):7，与沔西客省庄西周居址中H433:3罐，不论形制和纹饰也完全相同（见《沔西发掘报告》图版伍柒，1），H433:3也为西周晚期，因此，这组建筑物的使用下限，当延长到了西周晚期。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实验室对基址中出土的木柱炭屑，进行了碳14放射鉴定，其结果为公元前1095±90年（按半衰期5730±40年计算），可作为我们断定年代的参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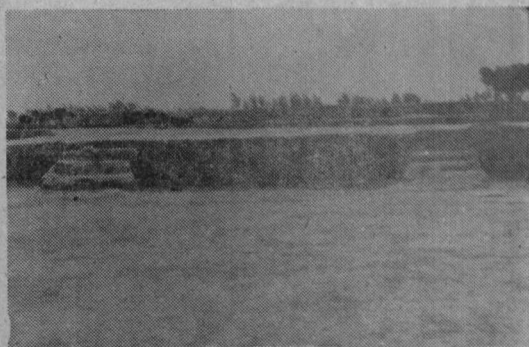
象凤雏甲组建筑基址这样大型的西周宫室建筑遗址，在我国还是第一次发现。基址位于周人迁丰以前的岐邑所在，这就更增加了它的重要性。它的发现，从物质文化上证明了周人的早期都城岐邑就在以凤雏村为中心的一片地区，这在西周考古学上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这基址保存十分良好，无疑地为研究我国建筑史及西周礼制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参考资料。目前这个基址还没有全部清理完毕，在这个基址的附近，还发现其他的大片建筑遗迹，它的规模比这座建筑基址还大，这些都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的工作。

先后参加本遗址工作的有：于得韬、祁建业、巨万仓、严文明、俞伟超、徐锡台、陈全方、何修令、李涤陈、王文地等同志和亦工亦农学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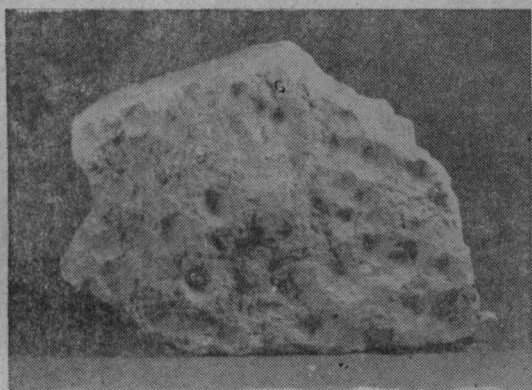




图九 门道及东西门房



图一〇 中院西厢台阶



图一一 指纹痕迹 T36 (3A层)



图一二 前堂檐柱灰痕



图一三 前堂南边三台阶



图一四 后室第一室后门门槛槽俯视



图一五 后室四室的红烧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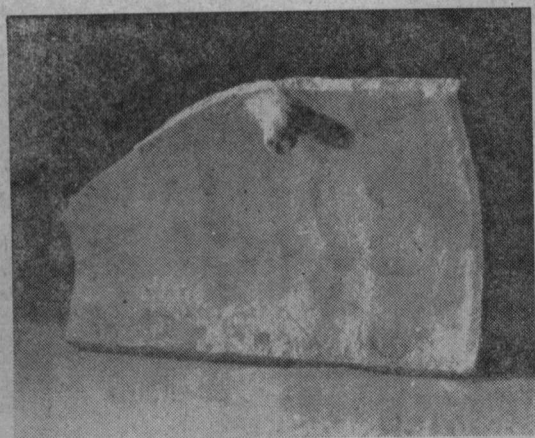


图一六  
东门房底部台基  
下陶管水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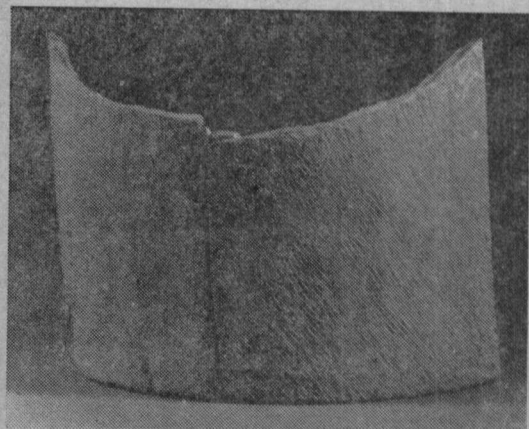


图一七  
东小院底部的水道





图一八 带瓦钉板瓦



图一九 绳纹筒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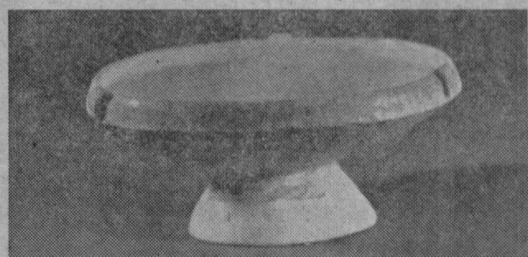
图二〇 I 式陶甬



图二一 II 式陶甬



图二二  
陶罐



图二三 上: II 式瓷豆 下: I 式瓷豆